

## 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福柯的伦理谱系学解读

### Benjamin's Reading on Baudelaire: From Foucauldian Genealogy of Ethics

杜玉生 (Du Yusheng)

**内容摘要：**在 1984 年去世前夕出版的《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中，福柯转向了对伦理问题的谱系探查，并明确指出：为了建构一种伦理的谱系学，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的论述。本文借助福柯提出的伦理谱系学的四重框架（伦理实体、伦理实践、屈从化模式和伦理目的），试图对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的阅读及其巴黎拱廊街计划加以阐释，认为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波德莱尔的艺术创作体现为一种典型的自我“品性塑造”的伦理学，其伦理实体表现为欲望的匮乏，伦理实践表现为浪荡子的修行，屈从化模式表现为忧郁与愤怒，伦理目标是塑造熔真理与体验于一体的伦理—诗学。这种艺术生活最终是为了在当前社会创造一种关涉“生存方式”的伦理艺术。波德莱尔的伦理艺术是一种典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其伦理选择在于文学教诲主体身份的建构和英雄主义的抗争，目的是发挥文学创作的社会批判和伦理教诲功能。

**关键词：**福柯；本雅明；波德莱尔；伦理谱系；生活艺术

**作者简介：**杜玉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与文化、叙事学与比较文学。本文为第 12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米歇尔·福柯伦理思想的现代性研究”【项目编号：2019T120333】、第 63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福柯晚期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8M63043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Benjamin's Reading on Baudelaire: From Foucauldian Genealogy of Ethics

**Abstract:** In *The Use of Pleasure*,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ublished in 1984, Michel Foucault turns to the study of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suggesting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ad Walter Benjamin's work on Baudelaire as a contribution. With the lens of the four elements of Foucauldian ethics (ethical substance, ethical practice, mode of subjectivation and telo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cavate Benjamin's writings on Baudelaire and the Paris arcades. It indicates that Baudelaire's artistic work is a typical self "ēthopoiēsis" in Benjamin's reading:

The ethical substance is the lack of desire, the ethical practice is the asceticism of dandyism, the mode of subjectivation is the melancholy and anger, and the telos is to create an ethic-poetic life that integrates truth and experience, which is ultimately to create an ethical art related to the way of living in the current society. Baudelaire's ethical art is a typical practic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hose ethical choice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didactic subject and the struggle of heroism, with the purpose of exerting the social criticism and ethical didactic function of literary work.

**Key words:** Foucault; Benjamin; Baudelaire; genealogy of ethics; art of living

**Author:** Du Yush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nd a Post-doct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Narratolog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Duyusheng5151@126.com).

1983年,福柯(Foucault)在接受访谈时指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社会,艺术仅仅与物相关而与个人或生活无关。它是由艺术家一类的专业人士制作的特殊之物。但是个人的生活就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吗?为什么一盏灯、一幢房子可以是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却不是?”(福柯156)为此,福柯晚期转向探索一种“自我关注的伦理学”,指出“在与自我的关系中……存在着对政治权力的抵抗”(《*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252)。在《性史》二、三卷《快感的运用》和《自我的关注》及1980年代法兰西学院课程讲座中,福柯通过对古希腊、希腊化罗马及早期基督教以“自我技术”和“关心自己”为鹄的的“生存美学”的考察,试图在现代性中重新激活一种生活的艺术。福柯一方面指出,自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以来,对生活艺术的历史考察渐渐湮没不闻了,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如果我们细审本雅明关于波德莱尔的论述,就有可能重新发现关于“生活的艺术”的现代伦理谱系(《*The Use of Pleasure* 11)。如果遵从福柯的建议,我们会发现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阐释也具有相似的“问题化框架”(problematic):即从伦理视角而非知识论或审美标准考察一种赋予生活以风格的历史。

本雅明(Benjamin)对政治的审美化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把美学引入政治,……所有诉诸政治审美化的努力最终会在战争中达到高潮”(《*Illuminations* 241);并且本雅明多次指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裂隙不断增长(《*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237-47)。由此看来,福柯的上述建议不免令人费解。那么,该如何理解福

柯的转向及其“自我关注的伦理学”？本文的目标是参照福柯关于伦理谱系学的阐释，从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论述中梳理出一种独特的伦理视角：本雅明力图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论观念加以驳斥，同时借助陷入沉睡的“大众意识”的觉醒克服法西斯资本主义的梦魇。本雅明认为在这样的诉求下，有可能培养一种更为私人的个体修行技术和自我塑造实践，这种修行技术与自我实践本质上是伦理和政治的。当然，笔者的目的并非重建一种本雅明式的伦理学说或主体性理论，而是以另一种方式验证伦理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间接论证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道德面向，正如杨革新指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借助自己的学术话语把道德批评从一种范畴中解放出来，使道德批评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获得新生”（4）。本文借助福柯伦理谱系学的四重框架（伦理实体、伦理实践、屈从化模式和伦理目的）解读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阐释，试图阐明本雅明的著作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对福柯的伦理谱系学计划进行检验、扩展、补充甚至挑战，这样的一种伦理谱系学能够创造一种关于现时当下崭新的、具有转变性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

### 一、福柯式的伦理学：超越普遍性的自我伦理

众所周知，福柯的整体理论探讨可分为三个主要领域：对知识的各种体系、对权力的各种形式和对自我与其自身关系的分析。在这三个领域中，福柯分别采取极具针对性的分析方法，他分别称之为考古学、谱系学和伦理学，也就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福柯理论之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伦理学三阶段说（During 7）。伦理学是福柯理论分析的第三个轴线，这一概念在《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第三卷《自我的关注》、福柯去世至今仍未发表的第四卷《肉体的忏悔》以及收录于《福柯文选》的《论伦理学的谱系学：研究进展一览》等文章中均有详述。

福柯晚期转向主体伦理概念，明确指出他二十年间的研究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我的工作就是分析将人变成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模式……这样，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107-08）。本雅明明确反对主体概念，诚如阿多诺（Adorno）所言，其理论目标“不是所谓的过度膨胀的主体主义，而是主观维度概念本身；在他哲学的两极——神话和调节之间，主体消逝了”（234-35）。本雅明的政治趣味在于“激发”一种新的“集体身体”（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217-18），这与福柯揭示体验、理性和主体性当前界限的批判事业关联不大，而是更多地倾向超越主体的后黑格尔式思辨哲学，目的是创造一种崭新的完全无主体的奇异体验。也就是说，本雅明力图从体验、知识和真理概念中祛除主体，因此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关于体验、知识和真理的“后主体理论”（Pensky 61）如何包孕着伦理面向。

但是，根据本雅明，只有当认识到什么已经失去的那一刻，革命的潜力

才能实现，“它唯有作为在能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才能被捕获”（*Illuminations* 255）。革命性的书写必须通过对已丧失之物的分析才能进行，本雅明指出现代性已丧失之物正是现代主体将自己的生活素材以一种独特而有用的方式加工成艺术品的能力，“难道他的工作不正是要把他本人或别人的生活的原材料加工成某种结实、有用、独特的样子吗？”（《本雅明文选》329）如果主体概念最终不得被抛弃，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要认识到这一需要被抛弃的主体到底是什么。于本雅明而言，主体性必须摧毁自身，但这一摧毁的过程需要在对主体本身的认知中才能展开，才能取得成效。尽管本雅明对主体概念持有敌意，但他在摧毁主体概念的同时依然需要对这一概念有所把握，即便这是在幕后进行的工作，“从意识里摒除出去的东西却必然以更不可抵御的力量在潜意识里向他呈现出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6）。鉴于此，本雅明的立场一定程度上与福柯的主张不谋而合，“拒绝在哲学上求助一个构成性主体，这并不等同于认为主体没有存在过，并不意味着为了纯客观性而对主体加以抽象”（Foucault,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462）。那福柯的伦理谱系学指向的是怎样一种主体概念呢？

在福柯的作品中，伦理学指关于自我与其自身之关系（*rapport à soi*）的研究。福柯将伦理学作为道德研究的一个部分。除伦理以外，道德还包括人们的实际行为，也就是他们与道德相关的举动，以及加诸他们身上的道德符码或法规。借助道德符码，福柯理解了譬如决定哪些行为属被严禁、被允许或被要求的那些法则，理解了符码为不同的可能行为指定不同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的一面。对人们实际的道德行为进行研究是道德社会学的一个常规领域，而道德哲学家也无一例外地埋头于精心制定一套合理的道德符码并为其结构辩护。福柯想做的是将研究的中心转移至“个人应该如何把自己建构为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福柯 159），福柯称之为“自我关注”或“关心自己”（*epimēleia heautou*）的伦理学。

作为自我与其自身关系之研究的伦理学包括四个轴心或四重框架。首先，伦理实体（*substance éthique*），即个体必须将自己建构成其道德行为的那一部分，或“自我或者自我行为的哪个部分与道德行为相关”（159）。伦理判断是否应该应用于情感、意图或欲望呢？我们的哪一部分应该被当作伦理实体呢？福柯认为，现代范畴的伦理实体与希腊—罗马世界和基督教的伦理实体极为不同——福柯在《快感的运用》中对之作了具体分析与论述（*The Use of Pleasure* 33-78）。概言之，我们的伦理实体将决定在建构道德符码时应将自身哪一部分考虑在内。其次，伦理实践（*ethical work*），这涉及到我们改变或规划自己以成为伦理主体的手段，涉及到我们自我形成的行为或自我实践、技术（*pratique de soi*）或广义的“禁欲（修行）主义”（*asceticism*）。譬如，基督徒的伦理实践是以一种自我解释学形式存在的自我检查，以及由

此产生的一整套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将我们变成能按伦理行事的存在，或有助于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改变自我（福柯 162-63）。第三，屈从化或主体化的模式（*mode d'assujettissement*），这涉及到“人们被吁请或者被激励去发现自身道德义务的方式”（160）。我们也许将道德义务认为是神圣的戒律所揭示的，也可能认为它是理性的要求，或来自于习俗惯例，或者认为它是脱胎于“给你的存在以最美的形式”（160）这样一种企图。福柯想揭示的是，不同的人及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服从于同样的法则。屈从化的模式提供了道德符码与自我之间的连接，决定这一符码如何控制我们自身。第四，目的（*teleologie*），是我们在按道德规范行事时渴望成为的那种存在。譬如，我们是否应该成为“纯粹的，或者是不朽的，或者自由的，或者是变成我们自我的人，等等？”（163）在介绍其自我塑造实践的观点时，福柯谈到了瓦尔特·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巨著。从本雅明分析的浪荡子（*dandies*）的形象中，我们发现了一种使自己的存在具有风格或把身体和生活变成艺术品的都市实践。我们因而发现了一种自我的实践，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一种伦理。就像在古代伦理学中一样，它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规定或禁止某些行为的问题，而是有关赋予行动以风格以求成为一种美的存在——一种独立于宗教和国家之外的“品性塑造（*ēthopoiēsis*）”或“伦理诗学”（*ethic-poetic*）（Lee 188）。这种伦理诗学不仅仅关涉人的生存中的美学面向，更强调生存的伦理面向，是鲜活的个体在面对特定社会环境时主动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过程，是主体自身“关于如何做人的选择，是人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过程”（聂珍钊 73）。下面我们从福柯伦理谱系学的四重框架入手，阐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阅读，从而分析本雅明在论述中透露出的现代性精神气质或伦理品性。

## 二、真实欲望之匮乏：波德莱尔的伦理实体

福柯认为，现代性伦理框架的伦理实体是欲望，“可以说，现代‘公式’是欲望，它在理论层面得到了强化，在实践层面得到了承认”（福柯 170）。根据此框架，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阅读也将欲望作为波德莱尔的伦理实体——在波德莱尔诗歌中，欲望是他力图抗争的核心要素。但是，波德莱尔不是将欲望表达为黑格式的生命能量，也不是福柯意义上的“性艺术”（*ars erotica*），而是将欲望看作是一种已丧失之物的缺席或不在场。通过对欲望的表达，波德莱尔对自我中已丧失的部分进行细察。只有将个体欲望看作是一种匮乏和不在场，才有可能发现真实的集体欲望，这对“无阶级的大众社会”而言异常重要，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这正是本雅明《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的主旨所在，“本雅明将大众文化的残余作为哲学真理的来源……这并非由于文化本身具有改变既存事物的能力，而是说（已逝去）的历史记忆能够有效地影响集体政治意志的改变”（121）。

大众商业文化建立在对欲望的操控之上。在现代都市中，一切都在激发欲望，但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欲望。对欲望进行操控的最生动体现就是本雅明所描绘的拱廊街。拱廊街被剥夺了用于交通便利的使用价值，主要用来激发交易和消费的欲望，“拱廊街仅仅是充满意淫挑逗性的贸易之街；它完全被用来唤起欲望”（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42, A3a,7）。拱廊街成为可以即刻激发欲望、扩散欲望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却将激发起的欲望以一种准色情的、“充满意淫”的方式引向无生命的客体——商品，发展出一种商品恋物癖心理。在拱廊街中，商品得到盲目崇拜，被注入了一种非人性的生命色彩，商品被神秘化并被赋予膜拜价值。本雅明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以拱廊街为典型空间的资本主义“商品的拜物教特征”（《本雅明文选》38）以及现代人的商品恋物癖现象。现代城市居民在对商品的拜物崇拜及商品恋物癖中体验生活及其活力，“在（拱廊街）这块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光怪陆离的商品世界犹如一座‘梦幻之城’让城市居民获得了惬意、舒适和满足的生活”（上官燕 136）。现代主体被欲望所搅扰，这种欲望被简化为对瞬间震惊体验的一种即时被动的反应，“个体生活变得极为简单，刺激、利益、时间与意识从各个方面提供给个体，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之中，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Simmel 184）。这种主体的典型体现即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flâneur）形象，“这些无所事事、四下闲逛的旁观者，满足于睁着自己的眼睛，一心增长记忆的储藏”（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311）。本雅明对游荡者的论述，反映的正是关于向商品灵魂移情的理论，游荡者无法摆脱商品的诱惑，商品被欲望化为可以开口说话的人。这种移情效果带来的是马克思所谓的“死的物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 39）。

现代性中，欲望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形式，而是一种商品化的过程。在物中体现的真正生活之灵韵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虚幻的、恋物癖式的生活。基于对现代性这一特征的敏锐捕捉，波德莱尔将自身的欲望描述为缺失——一种已逝的生命形式，而不是具有鲜活创造性的能量。与游荡者充满喜悦，对城市活力和生活即时瞬间的惊喜反应不同，波德莱尔力图对抗自身的欲望，借此对虚幻的城市生活加以体验。波德莱尔的诗歌将欲望与死亡和颓废而非生命和美好联结在一起，即便恋人的眼睛和热吻也好比致命毒药：

这一切都难比那毒汁，  
你绿色的眼睛，两汪小湖，  
弄皱我的灵魂，失去本来面目。  
我的梦蜂拥而至，  
翼求小憩于这苦难的渊缕。

这一切都难比那毒涎，流自

你的檀口，令人战栗而奇妙，  
 摇我心旌，冷然  
 掷我灵魂于遗忘之肆，  
 使它辗转于死亡之岸！（波德莱尔，《恶之花全集》86-87）

在波德莱尔笔下，女人被“妓女化”，女人与爱情成为城市中的一处风景，成为游荡者观看的欲望对象，成为被商品化浪潮裹挟的一件商品。现代女性只有被体验为无生命的商品对象的时候才会激起欲望，“作为卖主和商品的妓女常常需要去拱廊展示自己以吸引路过的行人，并随时准备将自身出卖给恰当的买主”（上官燕 113）。波德莱尔将欲望描述为了无生趣的空洞之物，欲望作为伦理实体、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已完全被商品化；借助欲望的商品化，现代主体被客体化。

### 三、浪荡子的修行：波德莱尔的伦理实践

波德莱尔的伦理实践并不是为了将欲望这一伦理实体释放为一种生命形式，而是将欲望理解为移情于商品化过程的一种匮乏。根据本雅明的解读，波德莱尔的伦理挑战针对的不仅是对商品的移情，而是对商品化潜在毁灭性及其与死亡之关联的移情。波德莱尔借助一系列独特的“伦理实践”对此加以应对。本雅明论述到，波德莱尔是一个波西米亚人和密谋者，他与其所属阶级的道德观及价值观相拮抗，“波德莱尔向人群宣战——带着那种人同狂风暴雨搏斗时徒然的狂怒”（*Charles Baudelaire* 154）。他对现代生活中的英雄形式极为敏感，波德莱尔认为这些英雄形式体现在艺术家、浪荡子、游荡者、职业密谋家和流氓无产者身上（《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29-64）。

哪一种形象才是波德莱尔“伦理实践”的重要参照呢？萨特（Sartre）认为波德莱尔最具价值的英雄形象是浪荡子主义（*dandyism*），指出“浪荡作风将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他创造了寄生者群中的寄生虫：浪荡子是诗人的寄生虫，诗人自己又是一个压迫阶级的寄生虫”（110），这是一种朝向精神自我的自恋式、精英式退守。与萨特不同，福柯高度推崇波德莱尔的浪荡子主义，将其看作是重塑主体性的一种伦理义务：通过自我的苦行主义，作为现代英雄的浪荡子“不是去发现自己，去发现他的秘密和他隐藏的事实；现代人是试图创造自己的人。这种现代性并不是要在人本身的存在之中解放他自己，而是迫使其面对塑造他自己的任务”（*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312）。

但是，本雅明认为浪荡子、流氓无产者、捡垃圾者、游荡者等形象表现出的伦理态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波德莱尔利用这些形象是为了服务于他的伦理实践——诗歌创作，一种对自我的诗性劳作，“游荡者、流氓无产者、浪荡子、捡垃圾者等等是他所扮演的众多角色。因为现代英雄不是英雄，所

以他是各种英雄角色的描绘者、扮演者”（《巴黎，19世纪的首都》170）。现代性的英雄是一个缺席的人物，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尚需扮演的角色。浪荡子可能是“现代性的最后英雄”，他抵制被收编进没有差异的城市大众之中。但是他的抵抗并不彻底，他无法抗拒使他屈从于商品化平均主义的压倒性力量。对波德莱尔而言，唯一的英雄主义形式是对英雄主义的描述；现代性的伦理召唤只能存在于艺术之中，“在波德莱尔眼里，对现在反讽式的英雄化，……这些在社会自身或国家政体中都不占有什么位置，而只能在另一个不同的领域里得以创生。波德莱尔将这个领域称为艺术”（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312）。

但是，说浪荡子等形象只不过伪装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意义。事实上，这些角色身上体现的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实践”功能，是对主体欲望的精心制作，目的是对欲望向商品的移情加以利用。为此，现代性的英雄必须将自身完全置于现代性的极端体验之中。现代艺术家必须要生活在这样的现代性中，将现代性的各种特征镌刻在自己的存在之上。因此，波德莱尔借助游荡者、浪荡子、流氓无产者和捡垃圾者等形象，是为了通过艺术创作将自身置于现代生活的震惊体验之中。现代性的英雄走入人群“就像进入一个巨大的蓄电池”（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37），既感到震惊，也充满能量。波德莱尔力图以语言为武器阻挡现代城市体验的冲击：

当太阳投下烈焰，笼罩住城乡  
与原野、屋檐与庄稼，我驱车独往，  
演练我幻想的剑术劈刺，  
我在每个角落都邂逅到诗意，  
我颠踬在似砌石路的音节，  
不时为久梦的诗句绊跌。（波德莱尔，《恶之花全集》151）

现代性带来的是一种毁灭性、异化性的震惊体验。波德莱尔将自身最大程度地暴露于这一震惊体验中，这是如福柯所言的一种苦行般的伦理实践，是他作为一位现代人所表现出的“浪荡子的修行主义，他将自己的身体、行为、感觉、情绪乃至他的生存本身都熔铸成一件艺术品”（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312）——这是他在诗歌意象中表达现代性真实面貌的前提。只有将自身置于现代性的震惊之中，诗人才能在诗歌中捕捉到生活或生命“在空间的光彩夺目的爆发”（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45）。

#### 四、忧郁与愤怒：波德莱尔的屈从化模式

满足上述伦理实践，需要培养一种对待现代生活的独特态度。波德莱尔对人群及街道的快乐与诱惑高度敏感，“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



他的领域。……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37）。然而，他却自觉地摒弃了这种快乐，培养出一种忧郁和愤怒的伦理品性，“波德莱尔发现自己的时代没有任何可爱之处，……对此，他不能欺骗自己”（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170）。

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伦理实践及抒情诗歌背后隐藏的是“暴力、急迫与愤怒”（175）。借用福柯的术语，这种伦理品性可以被阐释为一种“屈从化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苦行主义，是自我对自我的精心制作，是对匿名大众令人陶醉的快乐的主动拒斥，波德莱尔“深深地卷入他们，但完全是为了用轻蔑的一瞥把他们送入忘川”（205）。在愤怒与忧郁中，波德莱尔苦行般地对城市及大众的快乐加以摒弃，波德莱尔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致力于躲避震惊的伤害，这种震惊防御被鲜明地刻画在一种战斗姿态中。借助这种屈从化的模式，诗人将欲望重塑为一种缺失，将其转化为失落与毁灭的诗歌意象，用以表达现代性的真相：“我想追上退隐的上帝，却心劳力拙；/席卷而来的夜已建起它的帝国，/黑暗、潮湿、阴森和恐怖的渊缕”（波德莱尔，《恶之花全集》271）。根据福柯的伦理框架阅读波德莱尔，需要我们认识到这种愤怒与忧郁不仅是对现代生活的被动反应，而是表达了一种主动选择的伦理态度。透过这种自我培养的忧郁品性，我们才能发掘出波德莱尔对于道德和社会需求的屈从化或主体化模式。

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一文中，借助对“通感”（*synaesthesia*）概念的辨析探讨了波德莱尔的精神品性（*ethos*）：指出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通感”概念“与‘现代美’概念并行不悖”（《巴黎，19世纪的首都》216）。但这种“现代美”不是如象征主义者阐释的那样是对自然生命有机内在性的证明，而是代表着一种无法挽回的失去与衰败，“是献给某种永远失去的东西”（217）。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态度与自然生命针锋相对，他对欲望的态度是愤怒与暴力：

因此我暗想，某个晚上，  
当寻欢的时刻敲响，  
像个胆小鬼，偷偷潜进  
你女性的百宝箱，

以痛惩你得意的肌肤，  
玷污你被怒的乳房，  
在你惊愕的腰上  
弄一个又大又深的伤。（波德莱尔，《恶之花全集》289）

因此，本雅明写到，波德莱尔诗篇的崇高正在于对“有机体和生命的毁灭，……在对自然的对抗之中，存在着对有机生命根深蒂固的抗争”（“Central Park” 45）。对于现代性对主体性的摧毁，波德莱尔的伦理学拒斥任何补偿或庇护。他对生命本身充满愤怒；正是籍由这种愤怒的屈从化或主体化模式，波德莱尔的伦理实践才能达至他想获取的伦理目标。

### 五、死亡抵抗与寓言体验：波德莱尔的伦理目标

本雅明非常清楚波德莱尔伦理学的“目标”所在。在《拱廊街计划》“论波德莱尔”一章中，本雅明借助约书亚（Joshua）的愿望来表达这一伦理目标；约书亚向神大声召唤，希翼神能够改变自然的进程，在太阳的运转路径上创造一个停顿：“波德莱尔最深层的意图是要打断世界的进程。这是约书亚的愿望……他的暴力、他的急迫和他的愤怒均出自这一意图；也正是由于这一意图，人们不断地试图把世界撕的粉碎（或将世界吟入梦乡）。在这一意图下，他为死亡提供了一个伴唱：他对死亡的努力与赞赏”（*The Arcades Project* 318, J50, 2）。

波德莱尔鼓励对死亡的精心制作；他试图摧毁自然生命本身，借此认识到必需对看似不可违背的自然进程加以破坏，就此本雅明评论到，“现代性所产生的对人类自然创造活力的阻力，远非个人所能抗拒。如果一个人深感疲惫不堪，而求助于死亡来逃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性应该置于这样一个标志之下：自杀。自杀这种行为象征着绝不向敌对精神让步的英雄意志。这种自杀，不是屈从和放弃，而是英雄的激情。这，正是现代性在激情领域里的成就”（*Charles Baudelaire* 75）。正如约书亚在太阳的轨道上创造一次停留，波德莱尔也想让世界停滞不前。实现这一伦理重任的手段就是诗歌。波德莱尔通过诗歌意象，努力让人们在现代城市的活力中看到生命的了无生趣，并在历史的自然进程中创造一次中断。

本雅明认为，使这一文学空间可见的方式就是寓言（*allegory*），寓言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是从僵化之物和无足轻重的东西中提取意义的过程”（*Sontag* 20）。寓言将物的生命灵韵提取出来，并将之展现在一个衰败与失落的空间意象之中。本雅明指出，“忧郁者所能允许自身的唯一快感，而且是最有力的快感，就是寓言”（《本雅明文选》146）。资本主义商品化过程使一种虚假、随意的生命形式（交换价值）取代物品的实际生命形式（使用价值）。寓言就是将生命从客体对象中汲取出来，并使其模仿商品的力量。在寓言中，商品的本质就如同不断堆积的尸体，在生命与文学之间的空间显现出来，正如伊格尔顿（*Eagleton*）指出的，“寓言性对象的意义，诚如商品的意义一样，总是位于别处，离心到它的物质存在之外；但它愈变得多重性，它的破译现实界的法定权力就愈成为不拘一格的和创造性的”（327）。借助寓言，波德莱尔创造了一种将写作作为商品的方式，将写作本身看作是一种

完全脱离自身的主体形象。因此，寓言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书写的形式，是对自我伦理目标的隐秘表达；这种自我书写与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主体性模式相关。在此意义上，寓言就是一种精神操练，是一种真理话语主体化的模式，即福柯所谓的“品性-塑造”或“伦理-诗学”（*ethic-poetic*），“它是将真理（*alētheia*）转变为品性（*ēthos*）的一个动因”（Foucault,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209）。

因此，寓言意象与现代主体性之真理、与现代主体之真相密切相关。但寓言并不是以象征的形式描述真相的存在，而是揭露真相的缺席——寓言呈现的是千疮百孔外衣中真理的暂时性和历史的垂死面孔，“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本雅明，《本雅明文选》138）。它们揭示的不是知识（*Erkenntnis*），而是真理（*Wahreit*）：知识是可以占有并呈现的，而真理则不可展示，正如本雅明对卡夫卡的评价，“他从不尽心竭力地写可以阐释的作品，反倒使尽浑身解数，使他的作品成为不可阐释的”（《经验与贫乏》360）。真理是各种极端体验的永恒轮转。通过寓言，超个体化的现代主体同时被揭示为一种缺失——一种空虚、幻觉和空洞的所指。因此，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气质旨在融体验与真理于一体，其目标不在于仅仅展现真理，而是要将真理镌刻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上。如此一来，他可以赋予真理以体验生命之难的伦理向度。波德莱尔的诗歌意象是其生命体验的生动表达，但表达的并非仅仅是表征性的知识，而是难以表征的真理，这一真理包含了相互冲突的现代性极端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伦理实践的目标是将现代性冲突的真相——人类自我异化的诸种困境（本雅明认为这种困境主要是个体经验的破裂与碎片化）——铭刻在他自己身上，从而在诗歌意象中使人们对这一真相有所觉察、触及和体验。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使陷入现代性对个体经验贬低之困境的诸众（*multitude*）<sup>1</sup>与这一真相直接遭遇、短兵相接，从而希望打破世界的自然进程，在打破旧世界的过程中，塑造一种具有抵抗现实世界的伦理潜能。就此，本雅明指出波德莱尔的诗歌“处处昭显了现代废墟社会中‘自我异化的人类’的困境……这样的困境将极大地激发现代人反抗物化世界的潜能”（上官燕 69）。

## 结语

波德莱尔借助诗歌创作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及权力关系展开伦理批

<sup>1</sup> 诸众（*multitude*）概念是当前意大利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后马克思主义用以替代传统无产阶级新的历史主体概念，“诸众是一种存在模式，现今流行的存在模式，是一种新的诸众的主体性……当代诸众的经验主要起源于对恐惧/寻求安全感这一辩证的改变。这个多——这个因为他们是多——是共享着‘不在家的感觉’的那些个体，事实上，他们把这种经验置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政治实践的中心。”参见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2-44页。

判，通过文学表达的去审美化，坚守文学批判功能的伦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正如聂珍钊原创性指出的，“文学源于人类伦理表达之需，将文学视为道德的产物，坚持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文学的审美是非功能化的，它主要是通向和实现教诲功能的途径”（聂珍钊 71）。借助福柯的伦理谱系学框架解读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阅读阐释，可以发现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伦理态度来源于其与真理-体验之间的独特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波德莱尔通过其伦理实践所创造的，其目的是要发挥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和伦理教诲功能。

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的正是“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等复杂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解剖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分析伦理选择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从不同的伦理选择中寻找道德启示，发挥文学的教诲功能”（聂珍钊 71）。从这一角度看来，波德莱尔并非将艺术作为工具来向权力言说真相，而是通过对现代性快感的苦行式拒斥对自我加以精心制作，目的是将现代性的真相镌刻在他的自我之上，从而生成有能力揭露现代性异化本质及以商品化为表征的虚假生活的现代主体。这是一种伦理选择，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对自身主体身份的确认，“从本质上说，伦理选择是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对如何做人的选择，也是对人的身份的建构和确认”（聂珍钊 77）。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的伦理选择在于其文学教诲主体身份的建构和英雄主义的抗争：他勇敢地将自己暴露于现代性的震惊效应之下，切身体验现代性的真相，并将这一真相贯穿于自己真实的艺术生活之中；波德莱尔借助诗歌创作，将自己建构为书写的主体，揭示现代性的弊端及其超脱之路。

### Works Cited

- Adorno, Theodor. "A portrait of Walter Benjamin."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hen Books, 1969.
- . "Central Park." *New German Critique* 34.2(1985): 32-58.
- .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Verso, 1983.
- .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part 1: 1927-1930*. Ed. Michael W. Jennings, et 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5.
- .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9.
- Buck-Morss, Susan.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During, Simon. *Foucault and Literature: Towards a Genealogy of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1992.
- Eagleton, Terry.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Foucault, Michel.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2*.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 .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1*.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 .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 Luther H. Martin, et al. Amherst: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 .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 *The Use of Pleasure: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London: Penguin, 1992.
- Lee, James. "Ethopoiesis: Foucault's Late Ethics and the Sublime Body." *New Literary History* 44.2(2013): 179-98.
- Pensky, Max. *Melancholy Dialectic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Play of Mourning*.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2.
- Simmel, Georg.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 Ed. David Frisky and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 Sontag, Susan. "Introductio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NLB, 1979.
-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董必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Virno, Paol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Dong Bic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Marx, Karl.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Liu Piku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 [Nie Zhenzhao.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 71-92+205-206.]
-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 III》，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Foucault, Miche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Selected Writings of Michel Foucault, vol. 3*. Ed. Wang Min'an. Beijing: Peking UP, 2016.]
- 让-保罗·萨特：《波德莱尔》，施康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 [Sartre, Jean-Paul. *Baudelaire*. Trans. Shi Kangqiang.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上官燕：《游荡者，城市与现代性：理解本雅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Shang Guanyan. *The flâneur, the City and Modernity: Understanding Benjamin*.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 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Benjamin, Walter. *Selected Writings of Walter Benjamin*. Ed. Chen Yongguo and Ma Haili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1.]
- ：《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 *Paris, The Capital of the 19th Century*. Trans. Liu Beich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 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 .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Zhang Xudong and Wei Wensh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 ：《经验与贫乏》，王炳钧 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 . *Experience and Indigence*. Trans. Wang Bingjun and Yang Ji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2.]
- 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Baudelaire, Charles. *Selected Essays on Aesthetics of Baudelaire*. Trans. Guo Hong'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恶之花全集》，欧凡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年。  
[— . *The Flowers of Evil: Complete Works*. Trans. Ou Fan. Jinan: 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 杨革新：“从文学思潮到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构建之道”，《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1-6。  
[Yang Gexin. "From Literary Trends to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2021): 1-6.]